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文学译介丛书一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述评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病态的天才。他是一位赌徒，一位爱情的痴迷者，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以沉重的文字和阴郁的笔调，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罗斯人性格的本质特征，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物画廊。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事迹，对其主要代表作品，进行了准确、全面的评述。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

少年时代

公元 1892 年 11 月 11 日，一个充满悲悯与爱意的灵魂在俄罗斯大地上降临了。那时，母亲灿灿地微笑着，她为一个新生命的出现笑出了泪花，然而，她不知道一个未来的伟大作家正伏在她的怀中。那时，这个未来作家嚶嚶地啼哭着，他也不知道这眼泪会化作一串串沉重的文字令尘世中的人们或悲歌或哀嚎。当他停止啼哭的时候，在母亲的眼里他看到了痛苦与光明。那时，他发现了自己永恒的主题。

他，就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庭教育

陀思妥耶夫斯基降生在一个贫穷的医生之家。

他的父亲是一位复员的军医。军中岁月，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严峻的生活考验。在拥挤不堪的后方医院里，在窒息人的血腥味和腐臭味中，他曾孜孜不倦地为许多伤病员动过无数次手术。在许许多多的牺牲者身上他看到了血腥的战争。战争污浊了他的双眼，也损害了他的神经，在博罗季诺战役结束时，他刚刚 30 岁，便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自那以后，他从未笑过。

1821 年 3 月，这位复员的军医被任命为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医生。医院所在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一大片墓地，埋葬的大多是一些被社会摒弃的人：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领的被杀者。人们称这里为“穷人之家”，那些守护穷人坟墓的老人们则被称为“看家神”。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弃婴收留所和一个疯人院。

这是一个充满着痛苦与不幸的所在。未来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在这里观察到大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那些贫穷落后的下层人民引起了他的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并成了他作品中描写的主要对象之一。

由于战争的摧残，也由于生活在苦难与不幸之中，父亲的性格日益乖张任性，冷酷无情。他极易动怒，十分暴躁，而且傲慢自大。在工作中他孜孜不倦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生活中，他动辄大发雷霆，令人难以容忍。他不是个酒鬼，嗜酒成癖，常常因喝酒过多昏迷不醒。

父亲的这种性格以及他在家中造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从他懂事起，他就觉到了父亲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对他的压抑，每天他害怕见到父亲，也不愿意别人提起他的父亲。

这位性格孤僻的医生，却有着—位心地善良、朝气蓬勃的妻子。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乐观善良的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才不会被阴暗所笼罩。

母亲是位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的妇女，她酷爱诗歌，崇拜作家茹科夫斯基和大诗人普希金。她非常喜欢阅读小说，也很有音乐天赋。她还擅长弹吉它，常常自弹自唱一些浪漫歌曲和抒情歌曲。她是自己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

在贫困的生存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懂事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悲修事件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而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百思不得其解。在医院的花园里，他喜欢跟那些穿着驼色住院服的病人们攀谈，喜欢端

详那些面色憔悴、愁眉不展的病人，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颓唐不堪。他也看到，父亲每天晚上总是闷闷不乐的默默坐在小桌旁，用别人看不懂的拉丁文在病历上记载这些人的病情。他们在干什么？父亲在干什么？他幼小而明亮的眸子里充满困惑。

作家的姨母亚历山德拉，经常到他们那间昏暗的厢房里来看望孩子们。她是一位“高贵的市民和商业界顾问”的夫人。大人们坐在医院厢房狭小的客厅里的交谈，不知不觉中灌输给了孩子们一种笃信宗教的思想。

在童年时代，我们的作家便已接受了文学的影响。这影响犹如一座万丈高楼的最初几块基石，既朴拙又坚实。

在这个子女众多的医生家庭里，经常住着一些从附近农村雇来的奶妈。他们用神话传说中的热带神鸟和阿廖沙、波波维奇等形象，最早地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热爱。奶妈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是一位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女人，她自豪地称自己为“女公民”，孩子们都喜欢听她以充满诗意的虚构手法讲述大智大勇者奥斯特罗杜姆和民间诗歌中其它英雄人物的故事。这些在农奴制俄国处于无权地位的农村妇女，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件重大的生活使命：激发了这个小男孩——未来作家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热爱，同时促进了一种美好语言的产生，这是一种犀利流畅，激动人心，完全符合俄语规范并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他后来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他那些蜚声世界的作品的。

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去教堂做礼拜成了这个严守古老风俗和戒律的宗法制家庭的生活习惯。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经常观看到俄国建筑艺术的珍贵遗迹和民间绘画作品。每一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大教堂，都令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激动不已。

古老的首都有时还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的孩子们观赏到生动活泼的民间戏剧演出。每逢复活节，他与哥哥米沙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远房外祖父那里，这个膝下无子的善良老人十分喜爱这两个小外孙。外祖父的小楼房紧靠着斯摩棱斯克市场，隔窗便能看见市场上那些用各种红布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围扎起来的热闹非凡的民间游艺场。老外公经常领着小客人们去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观赏马戏团的小狗、猴子以及蜡制的王子和大元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第一次领略到民间戏剧的优美动人，他从各种民间艺人、丑角、大力士、傀儡戏表演者的精湛表演中，看到了俄罗斯民间流浪艺人的卓越才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所受的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他父亲的客厅里有一个存放着各种各样书籍的书橱，这几乎是这个陈设简陋的住宅中最主要的装饰品了。这个书橱无疑是展现在这个未来作家面前的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用以教他读书认字的《圣经故事汇编》。充满着紧张的戏剧情节和抒情色彩的民间神话故事，使这个小孩子深深地陶醉了。其中的《约伯记》尤其使他深感兴趣。这篇故事讲述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如何毫无怨尤地忍受了上帝加诸于他的种种灾难：亲人的死亡、破产、麻风病、贫困。但他的病却因而被治好了，而且家道中兴，重又子孙满堂，最后“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给这个小孩子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以后，当作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又一次捧读《约伯记》，

他写道：“我在读《约伯记》，它使我欣喜若狂。读完后，我在室内来回踱了整整一个小时，几乎失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这篇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早使我感到震惊的作品之一，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日后凭着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傲立于人间的未来作家，虽然还是个仅能凭心智去感悟知识，无法用思想去操纵思维的孩子，但却于无形中开始接触到日后所最为擅长的文学体裁——长篇小说了。

这要感谢他的母亲。在漫长的冬夜里，他常常屏着呼吸，惊喜万状地凝神谛听母亲睡觉前大声朗读一位英国女小说家的鸿篇巨著。这是一种被称为“神魔小说”或“灵怪小说”的小说类型，它的特点是情节曲折复杂，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而且描写的多是一些梦魇、预感或死亡的凶兆。在这类小说中，离奇古怪、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往往同现实主义描写的精湛技巧融为一体。

在母亲富有激情的朗读声中，心智敏慧却困怠已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昏然睡去了，夜间做着各式各样的噩梦。母亲没有想到，她对这种情节惊险、意境缠绵的文学作品的喜爱，已经预先决定了她那个才思敏捷，热情很高的儿子日后将从事伟大的文学活动。

1827年身为医务部门低级官员的父亲晋升为八级文官，从而获得了贵族身份，并享有世袭领地的特权。几年后他在图拉省购买到一个名叫达罗活耶的小村庄，第二年又将邻村购到手。这样，那个曾经穷困的医生现在是拥有5000俄亩土地，100名农奴的地主了。

然而，这是个荒凉贫瘠的村庄。在幼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所看到的，是一种悲苦凄凉的环境：土地贫瘠，既无河流又无森林，地形单一，到外是沟壑和树丛，房顶上铺盖的干草，遇到歉收年头还得拆下来喂牲口；当地居民一贫如洗，愚昧无知，死亡率很高，常常被繁重的劳役弄得倾家荡产。即便是这样的村庄，也未能逃脱天灾人祸的重击。很快，一场大风引起了火灾，把两个村子烧得一干二净。事后，当陀氏一家人赶到时，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烧焦的木桩，农家院落、工具房和各种家什，全部化为灰烬，就连古老的椴树也烧焦变黑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呆了，“为什么那些遭逢火灾的母亲都呆站在那里？……”为什么她们被沉重的灾祸弄得浑身黧黑？为什么不给娃娃东西吃？……，他在发问。直到他年老时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还在发问。

自然界的景象如此凄凉，人们的遭遇更加悲惨。那时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在田野上看见一个疯女人，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死去的婴儿。那个婴儿没有父亲，这个不幸的女人经常被人强奸。这个傻女人的悲惨经历几十年后被作家写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观望着苦痛的世界，凭着一颗聪慧的心灵感悟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这个小孩子感受了贫苦人民的善良与慈爱。有一次，1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听觉紊乱，误以为听到狼叫，吓得号陶大哭起来。当时，正在田野上犁地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这个老农夫使他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农民的心灵中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感情”。作家一生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对人民的深深爱戴，从他幼年时代就已播下了种籽。

在寄宿中学

1833年，12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进入了莫斯科的一所半寄宿中学念书。第二年，他们转入另一所寄宿中学继续学业。

这是一所聘任了当时俄国许多著名教育家与学者任教的学校，同时又是一所以偏重文学课程而著称的学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用俄罗斯文学的乳汁。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严肃而喜欢沉思的孩子。他很少玩耍，课间休息时也几乎总是手不释卷。

在那些年代里，俄罗斯文学在与沙皇反动势力的抗争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匠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都写出了足以令后人倾倒的文学作品。《上尉的女儿》、《塔拉斯 布尔巴》、《钦差大臣》、《文学的幻想》、《诗人之死》等作品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时代潮流。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贵族革命运动的紧密相联中诞生了，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讴歌俄罗斯民族成了这一时期作品的共同主题。同时，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也要求文学进一步揭发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也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

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汹涌而来的文学潮流溶汇了，在他心中蕴藏着火一般文学热情，他相信这股热情总有一天会如岩浆般喷涌而出。

因为喜好文学，家中订阅了一份《读者文库》杂志。这个杂志经常刊登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等人的作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 桑的一些长篇小说的俄译文也在这个杂志上刊登过。这个杂志成了陀氏兄弟们身伴影随的读物。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冰岛魔王》、乔治 桑的《安蒂亚娜》一次次激起他们的文学冲动。而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驰神往的还是俄罗斯文学巨匠普希金。

普希金（1799~1837）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他被誉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鬼才”。作为诗人，他一生写了 800多首抒情诗和十几篇叙事诗，运用了各种形式和韵律。1824他被沙俄政府流放到南俄，而此时也正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全盛时期。《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马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茨冈》等诗歌颂了个性自由，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描绘了南俄的美丽景色和风土人情，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普希金最重要的诗作是《叶甫盖尼 奥涅金》，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所谓“多余的人”的典型——奥涅金。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是普希金作品中最为动人的形象，具有俄国人民的精神丰富、道德纯结和坚韧克制的特点。小说也是普希金创作的重要部分。《别尔金小说》是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驿站长》、《上尉的女儿》至今仍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其不俗的地位。此外，他还写过几部诗剧，写过许多至今仍为儿童和青少年所喜爱的童话诗。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果戈理曾这样评价普希金：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对于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普希金的名字便意味着他所热衷的文学，他以自己能成为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而自豪。普希金在那几年发表的《青铜骑士》序曲、《黑桃皇后》和《吝啬的骑士》几乎令这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然而，1837年2月初的一声枪响，打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位文学巨匠梦幻般的痴迷，普希金在与人决斗中不幸身亡。

普希金之死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悲剧。而这一悲剧的起源竟是他的漂亮妻子冈察洛娃。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者乔治·丹斯物男爵来到彼得堡，在俄国禁卫军骑兵团供职，他很快就追求冈察洛娃。1836年11月，普希金接到几封匿名信，对他进行侮辱和攻击。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向丹斯特要求决斗。决斗于1837年2月8日举行。普希金身受重伤，10日逝世。普希金之死震动了整个俄国。“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人们在传递这个消息时无不满怀感伤与悲痛。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写的《诗人之死》一诗，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和俄罗斯，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檄文。

普希金之死给生性多愁善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沉重打击。他深深地怀念他所崇敬的伟大诗人，那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在生活中他刚刚失去一位善良慈爱的母亲，而在文学上他又失去了一位心目中的文学之父。他对哥哥说，倘若不是给母亲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那时，他把经常地背诵普希金那些优美的诗句当作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最深厚的思念。

母亲的去世，使从小便有些孤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内向、沉默，他心灵上由此带来的重创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伴随着年纪的增长，性格孤僻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暴躁不安，专横跋扈。对全家人忠心耿耿的母亲也开始受到他的猜忌和责难。他指责妻子对他不忠，而妻子却只能一次又一次解释、剖白自己，他却充耳不闻。无端的猜忌与责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伤害。她在给自己那个粗暴的丈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心中充满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修的。请原谅我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衷曲和情愫。我现在既无诅咒，也无怨恨，有的只是对你的爱和崇拜，我把我的心里的话全都向你，向我唯一朋友倾吐出来。……”

即使在今天，这些夫妻间的私人信札仍以其真挚深厚的感情和惊人的表现力而使人深受感动。人们不难理解。这位母亲的次子日后何以会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促使他立下这一志向的不光是他母亲毋庸置疑的文学天赋，而且还有她全部悲惨的生活际遇。

在充满疑忌与暴虐的家庭气氛中，体弱多病的母亲渐渐变得憔悴了。她肺部本来就有病，极需保持内心的平静，后来慢慢转成“很厉害的肺结核”。从1837年初开始，她便再也没有走出过她那间昏暗的卧室，医生们每天给她会诊，但病情并不见好转。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垂死的病人向孩子们作了告别，旋即昏迷过去，从此再未醒来。

母亲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天旋地转般的痛苦与悲伤。这一年他刚刚15岁。但是，母亲毕竟留给了他深厚无比的精神遗产，在母亲身上，他感受到了人间的善良与慈爱，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基督精神。通过母亲的遭遇，

生活本身第一次向这位日后以描写道德问题著称的伟大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一颗纯洁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正在无辜地蒙受痛苦，遭受不应有的磨难。伦理问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基础，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为精神美和道德完善的最高体现。

母亲的去世，标志着家庭的彻底崩演。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送到彼得堡，打算让他们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在赶赴京城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他“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在特维尔省的一个村庄里，他从旅店窗口观察到驿道上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一位信差在驿站稍事休息后，跳上邮车继续赶路。突然，他不露声色地挥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冷不防朝马车夫的后脑打了一拳，挨了拳击的车夫拼命用鞭子抽打马匹，受惊的马忍着剧痛狂奔起来。

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急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厌恶，并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看作是毫无理性的残忍和无辜受难的典型事例。后来，他把这段旅途见闻写进了他的名著《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通向彼得堡的旅途中结束了。这时，他回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些愉快欢乐的时刻：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故事，书籍，语文教师，克里姆林宫，最初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又想起那出还在上演着的家庭悲剧。他童年时代的快乐时期正是在这令人难以回首的家庭悲剧的背景上产生的。家中的悲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着一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文学青年

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愤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攻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

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寻常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836年创作的剧作《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果戈理那一组彼得堡故事的套用和摹仿。不过，他又公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以自己深刻的心理描写超过那位文体优美的大师。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这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能够做到吗？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性格冷酷暴躁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杀害于他的田庄的偏僻田野里。关于他的死，始终是个谜。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个“纵酒无度的老地主过于暴躁而又多疑的性格，使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烦恼就拿农民们出气”，于是有人向他进行报复，终遭杀身之祸。

当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一向性情脆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他的这个疾病很久以后才被医生确诊为羊癫风。这个

病伴随着他一生一世，也折磨了他一世一生。

当他看到尚未成年的弟妹们转眼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痛哭失声。他感叹道：“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如今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弟妹更为不幸的人吗？一想到他们将由别人领去抚养，我便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父亲的惨死埋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底里一个始终没能解开的谜。他几乎一生都在分析父亲惨死的原因，在他晚年塑造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时，他还经常回忆起父亲那贪婪吝啬的性格，那种性格曾使孩子们蒙受过许多苦难。

40年后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既是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篇震撼人心的“挽词”。

走向生活

1843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修完了军官高级班的全部课程。由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的毕业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应当说，他辜负了那个一心指望他学完军事工程技术便可以飞黄腾达的父亲的期望，校方没有把他分配到国家头等重要的军事要地去从事大型军事防御设施的构筑工作，他只是在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他被留在了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上司只让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从事画法几何学和野外制图学的研究。

然而，这枯燥乏味的工作并没有使这个被文学梦想所缠绕的青年人有任何的困窘。服兵役根本不符合他的志趣，他相信自己应该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每天，当他面对着一张张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编织成的图纸时，他都有种在将一串串文字编织成一首首诗，一篇篇文章的感觉。那时候，他真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他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伯里克利，有时又把自己想象为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或竞技场上的骑士。他的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金色炽烈的梦幻中，就象喝了麻醉剂一样。

应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的幻想已经是一位作家的幻想，只是尚未找到自己的主人公和适当的表现形式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仅仅耽于幻想的隐士。他喜欢观看夜间的演出，逛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纵酒狂饮。这些活动耗去了这个青年军官的大量的金钱。

于是，在当军官的头几年里，他就接触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在他的生活道路上，第一次出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人物，即采取不正当手段诈取别人钱财、盘剥穷人的冷酷无情的商人——彼得堡的高利贷者。有个陆军低级军官，就专靠放债牟取暴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自己一年中4个月的薪水作抵押，向他借过一笔钱，并被事先扣除了巨额利息。这项交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难以忘怀。

这时，在关于财产的拥有问题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充满了矛盾。他憎恨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那些小资产者、购置财产者、所有主和聚敛财富的人们。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贪婪吝啬的性格，相反，他总是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慷慨大方、宽宏大度和有求必应的品格。随时准备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不过，由于他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他也渴望过一种独立

自主的生活，而要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必须拥有大量的钱财。他知道，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除了精神上的自由，还需要物质上的保障。于是，他对财产的拥有便在深深的憎恶的同时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或许，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早已预示了他未来作品的复杂艰深，未来的作品《二重人格》正是他此情此境下真实心理的写照。

唯其性格中的矛盾复杂，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才会真正的热爱生活，正如他晚年所说：“我是为了生活而热爱生活”。因为生活自身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足以令这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轻人咀嚼再三，沉醉其中。他渴望物质上能够得到充足的保障，但对精神自由的热恋却又使他可以抛弃一切。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有可能占去几个月的时间，从而中断了他那业已开始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性格复杂却又爱走极端的青年人决心从现在起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于是决定辞职。

“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的首要的目的和志趣！”他写道。

1844年10月他获准离职。这是他的生平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了。此前他已写过两部未完成的剧本，而此时他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构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很快，他的第一篇劳动成果——他从法文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了。尽管译文发表时，已被刊物删减了1/3，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不满，但这毕竟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墨迹第一次变成可供众人欣赏的铅字，他还是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长兄，“妙极了，妙极了，我的译文简直无与伦比！”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剧烈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这部“社会百科全书”，包括了91部小说，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以空前宏伟的规模，空前丰富的内容描绘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中的几部最出色的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农民》等，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名著。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它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箍桶匠葛朗台精明强干、白手起家的经历，刻画了他的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形象，他老婆死后给女儿留下的遗产，他也要千方百计从女儿手中夺过来。与此同时，作家还塑造了善良纯洁的少女欧也妮的形象，更加反衬了老葛朗台卑鄙的嘴脸。老葛朗台的形象是巴尔扎克贡献给世界文学人物画廊的一幅珍品。

对这样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锻炼。对于他来说，这是磨炼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课堂。这表明这位文苑新秀已经大胆地、娴熟地掌握了文学语言，从而使他有可能从事巨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了。

步入文学界

《穷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辞掉了公职，他把自己抛进一个浩瀚无际的文学海洋。在这海洋中，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在酝酿着未来的悲剧作品和人物形象。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旧日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被让到朋友的寓所。格里戈罗维奇也喜欢文学，并已开始尝试创作。他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新作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格里戈罗维奇读道：“……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惊讶地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面孔，不禁惊喜万分，是呀，“叮当弹跳着的硬币”，多形象，多生动！从这件小事里，已经显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性。

不久，这两位朋友搬进同一个寓所居住。据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白天加上半个晚上，紧张地伏案写作，但对朋友却只字不提写作的内容。

从1844年冬天到1845年夏天，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在他的同室朋友看来，他几乎发疯了。一天，他突然把格里戈罗维奇拉进自己的房间，那个不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一摞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处女作《穷人》完稿了。

那时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还太不自信，他忐忑不安地告诉老朋友，不知道这部书稿应该送到哪里，又不敢投寄给杂志社。可是当他朗读给格里戈罗维奇听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震惊了，他感到，如果说自己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作家的话，和初出茅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却远远不如。“我们把稿子拿给涅克拉索夫看一看？”格里戈罗维奇提议道。

“涅克拉索夫？”年轻的作家听到这个当代著名诗人的名字不禁有些惶恐。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在年龄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但他在17岁时在《祖国之子》杂志发表了短诗《思想》，不久又出版了诗集《幻想与声音》。在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道路。在40年代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他的代表作者《诗人与公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最后的歌》等。他的诗抒写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命运，洋溢着对人民真诚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着老朋友去见涅克拉索夫，他们握了一下手。腼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书稿便告辞了。“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年轻的作家边走边想着。甚至当他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写出的手稿将要被人嘻笑指责时，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去将它收归已有。但是，他又想道：“难道这一切，这一切我握着笔对这部小说苦苦思索的时刻，都是虚伪，海市蜃楼，表露的都是不真实的感情吗？”当他发现自己的价值将要由别人的判断来决定时，他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未成名作家的痛苦。

那天晚上，他到老远老远的一个从前的朋友家里去，和朋友谈论了一夜《死魂灵》。他试图以此来摆脱手稿被人审阅所带来的惴惴不安。在照耀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里，他回到家里已经四点多钟了。天气晴和，他睡不着觉，就打开窗，坐在窗边。突然，门铃响了。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门开了，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猛地冲进来，狂热地拥抱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作家简直是惊呆了。

原来，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在昨晚开始读那些稿子的。“读 10 来页就可以看出来了。”涅克拉索夫说道。可是，读完了 10 页，他们决定再读 10 页，然后不间断地坐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一个人念累了，就由另一个人接替着念下去。他们读完了全部手稿之后，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们去找他，睡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

原来敏感多疑，不善交际的涅克拉索夫真的被这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震惊了，以至他竟然作出了不太符合其性格的举动。他们在一起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却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谈到诗歌，谈到小说，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也谈到了别林斯基。

“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去给他看，您就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您跟他认识了，您就会知道，他有着一个怎样的灵魂！”涅克拉索夫热情地说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他的处女作将要受到一次更为严格的检验。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艺术的观念》、《诗的分类和分科》等文章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首次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在文学史观和文学评论方面，别林斯基着重探索、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把美学理论同文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文学批评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精确的艺术分析见长，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学分析和富于诗意的相象力融为一体，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等。

“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喊道，走进了别林斯基的书房。

“您以为果戈理长得像菌子一样快吗？”别林斯基揶揄道。但他还是把手稿留了下来。

当涅克拉索夫晚上再去找他的时候，一向冷静的批评家“简直激动得不得了”，他叫道：“请他来，快点请他来！”

第二天，年轻的作家与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相见了。别林斯基像是憋闷了许久的样子，睁着燃烧般的眼睛，连珠炮般地说着话。

“您自己知道不知道，您写了什么？您只能像艺术家那样，凭着直感写出这种东西，可是您自己能够领会您给我们显示的这一切可怕的真实吗？您只有 20 来岁，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您写的这个官吏——他勤勤恳恳工作到这种地步，甚至由于屈辱感，都不敢认为自己有权做一个不幸的人，当好心肠的将军赏赐给他 100 卢布的时候，他神魂颠倒，受宠若惊，不懂‘大人’怎么能够怜惜像他这样一个人！还有掉落的钮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这简直不是对不幸的人的怜悯，而是悲惨，悲惨！他的这种感激中，包含着悲惨！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把最主要的东西写出